

船山遺書

第七函
第六冊

讀四書大全說卷十

衡陽王夫之譔

孟子告子上篇

告子說性猶杞柳猶湍水只說箇猶字便差人之有性卻將一物比似不得他生要捉摸推測說教似此似彼總緣他不曾見得性是箇甚麼若能知性則更無可比擬者孟子斬截說箇善是推究根原語善且是繼之者若論性只喚做性便足也性裏面自有仁義禮智信之五常與天之元亨利貞同體不與惡作對故說善且不如說誠唯其誠是以善誠於天是善於人惟其善斯以有其誠天善之故人能誠之所有者誠也有所有者善也則孟子言善且以可見者言之可見者可以盡性之定體而未能卽以顯性之本體夫然其得以萬物之形器動作爲變化所偶有者取喻之乎先儒窮治告子之失不曾至此非所謂片言折獄也

朱子謂告子只是認氣爲性其實告子但知氣之用未知氣之體並不會識得氣也告子說勿求於氣使其能識氣之體則豈可云勿求哉若以告子所認爲性之

氣乃氣質之氣則荀悅王充三品之言是已告子且以凡生皆同猶凡白皆白者爲性中間並不分一人禽等級而又何有於氣質之差也理卽是氣之理氣當得

如此便是理理不先而氣不後理善則氣無不善氣之不善理之未善也

如牛犬類人

之性只是理之善是以氣之善天之道惟其氣之善是以理之善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氣也唯其善是以可儀也所以乾之六陽坤之六陰皆備元亨利貞之四德和氣爲元通氣爲亨化氣爲利成氣爲貞在天之氣無不善天以二氣成五行人以二殊成五性溫氣爲仁肅氣爲義昌氣爲禮晶氣爲智人之氣亦無不善矣理只是以象二儀之妙氣方是二儀之實健者氣之健也順者氣之順也天人

之蘊一氣而已從乎氣之善而謂之理氣外更無虛託孤立之理也乃旣以氣而

有所生而專氣不能致功固必因乎陰之變陽之合矣有變有合而不能皆善其

善者則人也其不善者則犬牛也又推而有不能自爲桮棬之杞柳可使過額在

山之水也天行於不容已故不能有擇必善而無禽獸之與草木

起卿

然非陰陽

之過而變合之差是在天之氣其本無不善明矣天不能無生生則必因於變合

變合而不善者或成其人在人也性不能無動動則必效於情才情才而無必善之

勢矣在天爲陰陽者在人爲仁義皆二氣之實也在天之氣以變合生在人之氣

於情才用皆二氣之動也

此動字不對靜字言動靜皆動也由動之靜亦動也

告子既全不知性亦不知氣之實

體而但據氣之動者以爲性動之有同異者則情是已動之於攻取者則才是已

若夫無有同異未嘗攻取之時而有氣之體焉有氣之理焉

性即

則告子未嘗知也

故曰性猶杞柳也則但言才而已又曰性猶湍水也則但言情而已又曰生之謂

性知覺者同異之情運動者攻取之才而已矣又曰食色性也甘食悅色亦情而

已矣其曰仁內也則固以愛之情爲內也愛者七情之一與喜怒哀樂而同發者

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可以爲善則可以爲不善矣猶湍水者此也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爲不善非才之罪則爲善非才之功矣猶杞柳者此也

杞柳之爲栝樛人爲之非才之功卽以爲不善之器亦人爲之非才之罪

若夫人之實有其理以調劑夫氣而效其陰陽之正

者則固有仁義禮智之德存於中而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所從出此則氣

之實體秉理以居以流行於情而利導之於正者也若夫天之以有則者位置夫

有物使氣之變不失正合不失序

如耳聽目視一時合用而自不紊

以顯陰陽固有之撰者此則氣

之良能以範圍其才於不過者也理以紀乎善者也氣則有其善者也

善體是氣

情以

應夫氣者也才則成乎善者也故合形而上形而下而無不善乃應夫善則固無

適

音

應也成乎善則有待於成也無適應則不必於善

湍水之喻

有待於成則非固然

其成

杞柳之喻

是故不可竟予情才以無有不善之名若夫有其善固無其不善所有

者善則卽此爲善氣所以與兩閒相彌綸人道相終始唯此爲誠唯此爲不貳而

何杞柳湍水之能喻哉故曰誠者天之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而已

二氣

誠之者人

之道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已

仁生氣成氣

又安得尊性以爲善而謂氣之有不善哉

人有其氣斯有其性犬牛既有其氣亦有其性人之凝氣也善故其成性也善犬

牛之凝氣也不善故其成性也不善氣充滿於天地之間卽仁義充滿於天地之

閒充滿待用而爲變爲合因於造物之無心故犬牛之性不善無傷於天道之誠

在犬牛則不善在造化之有犬牛則非不善

氣充滿於有生之後則健順充滿於形色之中而變合無恆以

流乎情而效乎才者亦無恆也故情之可以爲不善才之有善有不善無傷於人

道之善苟其識夫在天之氣唯陰唯陽而無潛無亢則合二殊五實而無非太極

有氣皆有理

苟其識夫在人之氣唯陰陽爲仁義而無同異無攻取則以配義與道而塞

乎兩閒

因氣爲理

故心氣交養斯孟子以體天地之誠而存太極之實若貴性賤氣以

歸不善於氣則亦樂用其虛而棄其實其弊亦將與告子等夫告子之不知性也則亦不知氣而已矣

貴性賤氣之說似將陰陽作理變合作氣看卽此便不知氣變合固是氣必然之

用其能謂陰陽之非氣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一

陰陽也陰陽顯是氣變合卻亦是理純然一氣無有不善則理亦一也且不得謂之善而但可謂之誠有變合則有善善者卽理有變合則有不善不善者謂之非

理謂之非理者亦是理上反照出底則亦何莫非理哉大要此處著不得理字亦

說不得非理所以周子下箇誠幾二字甚爲深切著明氣之誠則是陰陽則是仁

義氣之幾則是變合則是情才

情者陽之變才者陰之合

若論氣本然之體則未有幾時固有誠

也故淒風苦雨非陰之過合之淫也亢陽烈暑非陽之過變之甚也且如呼者爲

陽吸者爲陰不呼不吸將又何屬所呼所收抑爲何物老氏唯不知此故以橐籥言之且看者橐籥一推一拽鼓動底是甚麼若無實有儘橐籥鼓動那得者風氣來

如吹火者無火則吹亦不然

唯本有此一實之體自然成理以元以亨以利以貞故一推一拽

動而愈出者皆妙實則未嘗動時理固在氣之中停凝渾合得住那一重合理之氣便是萬物資始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底物事故孟子言水無有不下水之下也理也而又豈非氣也理一氣氣一理人之性也孟子此喻與告子全別告子專在俄頃變合上尋勢之所趨孟子在亙古亙今充滿有常上顯其一德

如言潤下潤一德下又一德

此唯中庸鄭註說得好木神仁火神禮金神義水神信土神知

康成必有所授

火之炎上

水之潤下木之曲直金之從革土之稼穡

德

不待變合而固然氣之誠然者也天

全以之生人人全以之成性故水之就下亦人五性中十德之一也其實則亦氣之誠然者而已故以水之下言性猶以目之明言性卽一端以徵其大全卽所自善以顯所有之善非別借水以作譬如告子之推測比擬也

金仁山謂釋氏指人心爲性而不知道心爲性此千年暗室一燈也於此決破則

釋氏儘他說得玄妙總屬淺鄙他只認精魂便向上面討消息遂以作弄此精魂爲工夫如人至京都不能得見天子卻說所謂天子者只此宮殿嵯峨號令赫弈者是凡人之有情有才有好惡取舍有知覺運動都易分明見得唯道心則不易見如宮殿之易見號令之易聞而深居之一人固難得而覲面也故曰道心惟微在人微者在天則顯故聖人知天以盡性在天微者在人則顯故君子知性以知天

上微顯以小大言
下微顯以隱著言

孟子就四端言之亦就人之顯以徵天之微耳孟子一陰一陽

之謂道一章則就天之顯以徵人之微也要其顯者在天則因於變合在人則因於情才而欲知其誠然之實則非存養省察功深候到者不知釋氏只是急性著立地便要見得硬去搜索看到人心盡頭未有善未有惡處便自止息告子也是如此他不信知覺運動情才之外有未發之中總緣他未曾得見天子反怪近臣之日侍君則向人說知者爲妄立名色以欺衆則亦可哀也已能活能動底只是變合之幾變合而情才以生變已則化合已則離便是死也釋氏說蕉心倚蘆明是說合說夢幻泡影明是說變而其所變所合者之爲何物總不曾理會在乃云

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

生之謂性死即無性也

嗚呼亦安得此鄙陋俗淺之言而稱之

也哉

仁山云釋氏指視聽言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所以視聽言動之理爲性語猶有病蓋將理氣分作二事則是氣外有理矣夫氣固在人之中而此外別有理豈非義外之說乎所以視聽言動之理在既視聽既言動後方顯即可云外孔子言復禮爲仁則禮徹乎未有視聽言動之先與既有之後即氣而恆存也今以言與聽思之聲音中自有此宮商角徵羽而人之氣在口即能言之在耳即能辨之視之明於五色動之中於五禮亦莫不唯氣能然非氣之用僅可使視見聽聞言有聲動則至也人之性既異於犬牛之性人之氣亦豈不異於犬牛之氣人所以視聽言動之理非犬牛之所能喻人視聽言動之氣亦豈遂與犬牛同邪人之甘食悅色非自陷於禽獸者則必不下齊於禽獸乃噉蹴之食乞人不屑不屑則亦不甘矣是即自陷於禽獸者其氣之相取也亦異況乎即無不屑而所甘所悅亦自有精粗美惡之分其所以迥然而爲人之甘悅者固理也然亦豈非氣之以類相召者

爲取舍哉故曰形色天性也氣而後成形形而後成色形色且卽性而況氣乎氣固只是一箇氣理別而後氣別乃理別則氣別矣唯氣之別而後見其理之別氣無別則亦安有理哉

天下豈別有所謂理氣得其理之謂理也氣原是有理底盡天地之間無不是氣卽無不是理也變合或非以理則在天者本廣大而不可以人之情理測知聖人配天只是因而用之則已無不善矣朱子說堯舜之子不肖是不好底意思被他轉得好了非堯舜之能轉天也在變化處覺得有些不善其實須有好底在子雖不可傳而適以成其傳賢之善也唯知其廣大而不執一偏則無不善矣在天之變合不知天者疑其不善其實則無不善惟在人之情才動而之於不善斯不善矣然情才之不善亦何與於氣之本體哉氣皆有理偶爾發動不均不浹乃有非理非氣之罪也人不能與天同其大而可與天同其善只緣者理一向是純善無惡配道義而塞乎天地之間故也凡氣之失其理者卽有所羸要有所羸者必有所詘故孟子曰餒無理處便已無氣故任氣無過唯暴氣害氣則有過

暴亦虐害意義見前篇

不暴害乎氣使全其剛大則無非是理而形以踐性以盡矣此孟子之所以爲功於人極而爲聖學之正宗也知氣之善而義之非外亦可知矣

愛未是仁愛之理方是仁雙峰之說此躐矣韓退之不知道開口說博愛之謂仁便是釋氏旖旎纏綿弄精魂句當夫愛情也愛之理乃性也告子唯以情爲性直將愛弟之愛與甘食悅色同一心看今人若以粗浮之心就外面一層浮動底情上比擬則愛弟之心與甘食悅色之心又何別哉近日有一種邪說謂鍾情正在我輩卽此是忠臣孝子本領說得來也有些相似只此害人心極大須知此處絕不可以庸陋流俗之情識揀別得且如人之愛弟吾弟則愛之固人之所同也然使其弟有殺之害之之事而秦人之弟爲之救患解紛則必舍其弟而愛秦人矣此如人之嗜炙本所同也乃以多食炙故而致飽悶則甘菜而不甘炙無他歆者同之厭者異之同者取之異者攻之情之緣感以生而非性之正也故就凡人言之吾弟則愛者亦非仁也必至於象日以殺舜爲事而舜且親愛不改其恆憂喜與同而無僞方謂之仁則固與食肉者之甘好色者之悅但以情之合離爲取舍

者不侔蓋人之愛弟也亦止可云愛舜之愛象也乃盡其同氣相感之理也告子一流自無存養省察之功不能於吾心見大本則亦惡知吾弟則愛之外更有愛弟之理哉朱子曰仁者愛之理此語自可顛倒互看緣以顯仁之藏則曰愛之理若欲於此分性情仁未仁之別則當云理之愛先言愛則因愛而辨其理先言理則吾得理之氣自然有此親親仁民愛物之成能油然順序而生也故曰性之德也以舜之愛象觀之唯有本而愛遂不窮豈但於其用愛得所而見爲理哉待用愛得所而見爲理則豈徒可云義外哉仁亦外矣

潛室以權度言義內亦未嘗知義也若專在權度上見義則權度者因物之有長短輕重而立豈非外乎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此豈待權度而後審者哉蓋唯有事於集義者方知義內若非其人則但見義由物設如權度之因物而立因物者固不由內矣有物則權度用無物則無用權度處兩物相衡則須權度一物獨用則不須權度然則弟未爲尸之時不與叔父爭敬而專伸其敬於叔父便無義乎

只是一敬則無長短輕重

學者須於叔父未當前弟未爲尸之時看取敬叔父敬尸

之心何在方知義之在內庸人無集義之功而不知義則一向將外物之至感心以生權度而不得不授之權度者以爲義如貧人本無金穀必借貸始有遂以借貸而得謂之富而不知能治生者之固有其金穀也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不因於外人盡知之故公都子言君子之知義在內者猶汝之知飲湯飲水不待權度而自不至於顛倒也固有義而固知之則義之在吾心內者總非外物之可比

權度人爲之外物也

故曰告子未嘗知義彼直不知何者爲義非但誤其外內之界而已

說如

權度爲義便不知義

孟子至此亦難與顯言非有吝而不言也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有所性之

德存焉此豈可與不知者名言之哉不得已而以弟爲尸言之則以人之愛敬或因情因感因名因事而相矐以愛相畏以敬非愛敬也非愛敬則安知愛敬之在內唯至於宗廟之中視無可見聽無可聞總無長短輕重之形容吾權度而神之不可射者以其昭明焄蒿淒愴之氣

此正金氣也秋氣也義氣也

相爲類動而所自生之敬不倚

聲色而發於中如夏氣之感而嗜水冬氣之感而嗜湯於此思之敬之由內發而不緣物以立者固可見矣而人所以敬叔父者以天動天亦如是而已矣是中節

者雖因於物而所發者根於性也彼昏不知而猶以敬尸之敬爲外物之輕重長短以移用其權度則是爲孟季子者終身未嘗有一念之眞敬其謂之外也則奚怪哉夫苟無一念之合於敬而億權度以爲義則雖以飲湯飲水喻之彼且曰飲湯飲水不待權度而喻者也故內也敬叔父敬弟待權度而審者也故外也嗚呼亦不可廖已

權之度

音徒洛切陳氏所云權度乃如字

之須吾心有用權度者在固亦非外然權度生於心而人

心之輕輕重重長長短短者但假權度以熟而不因權度以生也聖人到精義入

神處也須有觀物之智取於物爲則

權度近智與義無與

然謂輕重長短茫無定則於吾心

因以權稱之以度量之而義以出則與於外義之甚者矣當初者權度是何處來

底不成是天地閒生成一丈尺一稱錘能號於物曰我可以稱物之輕重量物之

長短哉人心之則假於物以爲正先王制之而使愚不肖相承用之是以有權度

權度者數也理也而爲此合理之數者人心之義也故朱子謂義如利斧劈物則

爲權度之所自出而非權度明矣今世里胥牙儈之流有全靠算子算金穀地畝

者

算子猶捷度

爲他心中本無了了之數只仗學得來猾熟算來也不差乃一奪其算

子則一無所知且方其用算子時數之乘除多寡所以然之理固懵然不省一數已知而復授一數則須從頭另起而先所用者全無用處此豈非其心無權度之故而敬叔父敬弟之眞敬其如此之倚仗成法茫然無得於心且變夕移斷續而不相接也乎潛室未之思爾

若說弟重則敬弟叔父重則敬叔父爲權度此是料量物理智之用也

且非智體

不

與敬之本體相應若說權度者物之所取平者也吾心之至平者謂之權度則夫平者固無實體特因無不平而謂之平耳此但私欲不行邊事未到天理處以平爲義則義亦有名而無實矣義者以配四德之利四時之秋豈但平而已哉吾固有之氣載此剛大之理如利斧相似嚴肅武毅遇著難分別處一直利用更無荏苒此方是義之實體故以敬以方以宜以制而不倚於物豈但料量以虛公若衡鑑之無心而因用以見功者乎

孟子不曾將情才與性一例竟直說箇善字本文自明曰可以爲善卽或人性可

以爲善之說也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卽告子性無不善之說也彼二說者只說得情才便將情才作性故孟子特地與他分明破出言性以行於情才之中而非情才之卽性也孟子言情可以爲善而不言可以爲不善言不善非才之罪而不言善非才之功此因性一直順下從好處說則其可以爲不善者旣非斯人所必有之情固但見其可以爲善而不見其可以爲不善若夫爲善雖非才之功而性克爲主才自輔之性與才合能而成其績亦不須加以分別專歸功於性而擯才也此是大端看得渾淪處說一邊便是不似彼欲破性善之旨須在不好處指擿也然言可以爲善則可以爲不善者自存言不善非才之罪則爲善非其功也亦可見矣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也云云明是說性不是說情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雖其發也近於情以見端然性是徹始徹終與生俱有者不成到情上便沒有性性感於物而動則緣於情而爲四端雖緣於情其實止是性如人自布衣而卿相以位殊而作用殊而不可謂一爲卿相則已非布衣之故吾也又如生理之於花果爲花亦此爲果亦此花成爲果而生理均也非性如花而情如果至已爲果

則但爲果而更非花也孟子竟說此四者是仁義禮智旣爲仁義禮智矣則卽此而善矣卽此而善則不得曰可以爲善惻隱卽仁豈惻隱之可以爲仁乎

無造作

若云惻隱可以爲仁則是惻隱內而仁外矣若夫情則特可以爲善者爾可以爲善者非卽善也若杞柳之可以爲桮棬非杞柳之卽爲桮棬也性不可戕賊而情

待裁削也

前以湍水喻情此以杞柳喻情蓋告子杞柳湍水二喻互見

故以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性也而非

情也夫情則喜怒哀樂愛惡欲是已慶源說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

亦何往而不善語極有疵喜怒哀樂未發則更了無端倪亦何善之有哉中節而

後善則不中節者固不善矣其善者則節也而非喜怒哀樂也學者須識得此心

有箇節在不因喜怒哀樂而始有則性情之分迥然矣若昏然不察直將惻隱羞

惡恭敬是非與喜怒哀樂作一箇看此處不分明更有甚性來孟子言情只是說

喜怒哀樂不是說四端今試體驗而細分之乍見孺子以井之心屬之哀乎亦僅

屬之愛乎

非有愛故

無欲穿窬之心屬之怒乎亦僅屬之惡乎

卽穿窬者亦有所惡

若恭敬是非

之心其不與七情相互混者尤明矣學者切忌將惻隱之心屬之於愛則與告子